

國朝文類

二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徃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負者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裒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不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於乎三代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編緝
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違論也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
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
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
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
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敬者
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
以爲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
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字木魯翀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
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
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
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
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
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於孫之儀後世因之
開元之禮通典載之文金匱之書其書禮之記錄

者國有大議廟主諏詢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於事天享帝之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綱孝友睦婣任恤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世官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

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汙萊間於坵甸占籍可考而游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末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愬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爲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朝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能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以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碛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四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

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
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
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
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
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既培養矣名爵
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
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
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國朝文獻卷四十七

五

代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
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求久者必有良法矣
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
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
偽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
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
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負銅有中買而
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
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
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

以裕國而庇民者其來心以精

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書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特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孰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晔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厲駕之志莫成率一之功無所取哉確然

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也與鄉里歸來亦乏
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此憐負俗之陳人
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加公秉鞭作牧如
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魯官駟之有頌小者
大者繫之維之雖病顛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
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
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
驛鞚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國朝文類卷四十七

七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
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
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印詞客
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摛章繪句者徃徃有之操紙
染翰者滔滔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

鳳之竒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
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
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
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
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
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爲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
作者之典刑百變遼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
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爲謹
嚴以粘皮骨爲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
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爲常
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
子建曾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
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爲何
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

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
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閎斯文重
厄於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
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
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
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爲主加程文律度於
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於程文規矩之中自
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褻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
衿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歲蕤而易涸
文慚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

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
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
斑鼯鼠之窮顧將柰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
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
脩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
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
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

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

國朝文類卷四十七

九

帝王遊豫之宮蓋

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

臺南峙玉泉西流

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

濤盡魚鹽之國控

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

中是宜均貢賦于

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

有接見之所凡宮

室本非逸樂而為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

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

脩文德而來遠人

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

未暇行之令典既

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

而尚未全蘇雖躬

在暴露而不自為苦逮至干戈

之載戢始令棟宇

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

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泰之心
即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故消穀旦爰舉栢
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鳴綠江頭無戰伐盡銷
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籬包
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
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為
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
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庶愛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
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
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
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莫居延及魚鳥
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
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
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
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染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
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
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
梓半出於江南巨栢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
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國朝文類卷四十七

十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燕日本共來
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蒲背香犀
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
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
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
兩土何太疆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下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產靈芝於廟柱丞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玉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眷眷宮式崇丕構敬惟 皇太子

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顧儼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
榘柵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楠華榱拱星辰於閶闔飛橋複道接雲氣
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涵
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
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戟太白低
少海旌旗葱嶺捷
威信徹羗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
鈇槩小才蕭統輩
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
居鄉半夜望前星
輝耀晶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
正相玉裕德無疵
主曾承祧神自享

八 國朝類卷四十七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
世經問道重師儒
卻笑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
居雞禁誕荷鴻休得保傳
若二疎有賓客如四皓
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
百兩革輦飛肇啓文昌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
聳華首之具瞻麟鳳來游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罄天張宇巨地開封混六合
以爲家攬羣芳

而入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
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
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
水右瞻鰲冠之峯聽雖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
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
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埴埴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迨今年春澤好安排
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

白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葉
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苦十芳騏驥附龍鱗沙磧
鵲鳩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
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鯨鯨甄陶萬類入洪鈞廕庇
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

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
材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之聖賢之出孰與綱
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
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
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
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
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爲大備歷乎千載
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
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嚴像設奠篤信好
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廛
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
善頌

目録類卷四一七

一五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爲報僊源來學者精思
力踐是豪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鄩郿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
談易撤臯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蒞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
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
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
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
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
之傳替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大至奉先彤嚮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目朝文類卷四十七

十六

興于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
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
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瓚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袞
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
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繩直
準平駮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烟清廟之星辰陟
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
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消致柏梁
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
天子宿齋宮
雙春當禴祭太平

拋梁西 天子秋嘗執鎮圭明
幾思慮一時齊
發有懷常不寐萬

拋梁南祠祭淵衷神所監登降
遷秩聖恩覃
周旋無過舉禮官

拋梁北大丞歲祭駢牛一
正千秋常配食
聖君方寸儘神通先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
只為多儀享
雲輿恍惚中神靈

拋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
貢紛紛走諸夏
射金鉉黍與菁茅錫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
於燕翼措紳執彝器而駿奔
更益茂黼珽謹彌文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
山四維
載隆純嘏於神孫泰

天子萬壽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
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
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
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焘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
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
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沖

國朝文類卷四十八

取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灾告祭祝文

閻復

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
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
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灾震
驚神御聿懷懼省祇薦苾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
長詢以僉言則脗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 祖宗

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
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右第
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
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
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
抑如大琮玄璧爲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
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
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
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戩

穀右第
三室

猗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
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

斯年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已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
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
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
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
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歆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救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國朝文獻卷四一八

三

巳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書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後闢聾聰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
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
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
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
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
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
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
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
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
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
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
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
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
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
壇墳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
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聖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
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
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康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
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定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
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
竭篤頑進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循枯落是
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
軼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
或真有成不悖於道茲消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
繁式陳明薦尚斲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
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旣殫閱歷歲
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

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
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旣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
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揚
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旣止旣安民遂
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

國朝文類卷四一八

六

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
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
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
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
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
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
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
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
蔡城旣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
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逐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

來暮應對欵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
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
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
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
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
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
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
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
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

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耀
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
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廩無見
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
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
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關終軍孺子携長纓
而羈南越無以成敗輒生子在守公之清衷遐略高
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賡恨于
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
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
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
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
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
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
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
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
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
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

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
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無庵從王師柔服哀牢公
於是時蜀之韋臯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
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
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
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
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
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
肅公奏門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
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
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
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欲
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
身爲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旣無
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
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
念知舊徃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

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箒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沉於求訣無復見其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聞

國朝文類卷四十八

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訂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
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
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
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
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
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
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
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
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旣久承承繼繼乃
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
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
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
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
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旣縷
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
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
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
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

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後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求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疑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亶亶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馨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竒材棟楠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

締構乎明堂渥注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
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
遐方先生之學經筭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
草比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
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
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
欲問之神理茫茫耆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
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
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
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
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夸
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躋偉哉通儒慨惟容
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
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憤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
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
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
之以遠爲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遺用永蓄
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
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
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
老或愍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弈
亦取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
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
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
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
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
其果曰易春秋魯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
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
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
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
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
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
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
為安萬民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凶物無不遂
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
痾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
耶胡為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
之良耶其忠魂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
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日正辰時而為山嶽流而為
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
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楠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為得道耶
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
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
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
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
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
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為文必達於理而
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

無益也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
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
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日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
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四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
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瞠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予
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百焉余始見于姑蘇氣
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
吟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
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
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上具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字友謹哭且曰
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
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卉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淅
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速兮陰風旋數
寔紀兮吾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
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

卯進士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率相見俄命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罔止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跼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埜池靡不至焉特絕江登大別看郎官湖賦

三十九

國朝文類卷十八

十七

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難會者幾君聞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是妬不終遂此元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予之望之予不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雲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予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未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廼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
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
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廼
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
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乃
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
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
夫率其國人叢之予既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
家子慕高迎柩歸艤舟餞別之地哭爲之慟監縣
公塋祁陽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慕高曰

三十九

國朝文獻卷四十八

六

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塋焉母子力不
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贖之得楮幣中
統餘萬緡旣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峇里
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
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塞祈烹五十羊聚羣
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事度不
解逸去反肆誣講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
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
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
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
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
觀人其邪其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
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
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
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
心天復中道畫之於虜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
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賈志
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
走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
為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習中乎
或者視為四海九州之人忽乎無情予不忍也慕
高將狀其行實求予為銘而其狀未至為之辭以
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
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斯
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
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
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
之來兮丹旄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迤邐妻子睽
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

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
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
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傭下兮非蟻
則爲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
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
持久而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大三十四十二

國朝文類卷四十八

二

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
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
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
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
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
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
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
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
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

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大三百七十七
小單一

國朝文類卷四十八

三

陳文靖公謚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口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

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燧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
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
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
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
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
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濟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
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
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
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
莫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
屈則束帛交交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
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顛君始由平
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
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
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
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
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
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
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斲出而即歸
不旣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旣敏乎
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
敏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